

心中的“母亲树”

■ 梁郁强

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门前是玉湖，屋后是群山。

小时候，家乡的生活很平静，乡民们习惯于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所从事的工作无非就是伺弄农田，上山砍柴，下河捕鱼。后来啊，村委会把所属山岭按人口分配到户，建议大家开荒种上荔枝树，人们便逐渐变得忙碌起来，犹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的事。

为了激发大家的种植热情，村委会也是想了很多办法，如，派发荔枝树苗、现场指导……但收效甚微。很多乡民领取了树苗，也只是随便种到自家的山岭上，或植到屋边的空地，大家对于种植荔枝树是没有多少经验可言的。

其实，那时候家乡也有荔枝树，都是土生土长的品种，核大肉少，甜中带涩，一般都是自己享用。很多村民说，如果新种的荔枝还是老样子的，带不来经济效益，倒不如不种。

那时候，我家在屋角边也种有一棵荔枝树，约摸1.2米高，我的堂姑每次从高州农校放假回来，都会拿着刀和剪跑到荔枝树下观望、比划。我虽然不知道她想干什么，但是终归忍不住想探个究竟。她说，她准备搞个试验，如果成功了，对村民的果树种植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年国庆节，堂姑拿回来一些嫩绿的荔枝树芽条，说这是根子同学家馈赠的“白糖罂”，准备对家中的那棵荔枝树进行“嫁接”，在得到我爸爸的同意之后

便开始动手了。堂姑在农校读的是果树种植，技术应该没有问题。可乡邻听了之后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大家都跑过来看热闹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：堂姑选择了一些细长的枝条用剪刀从五分之一处截断，接着用锋利的小刀在选中的枝条上斜削一个创面，然后从带回来的芽条中选取一个大小和创面差不多大小“芽鼻”，也是斜削，再小心翼翼地两者嵌合，最后便是用薄膜条在接合处捆绑起来。如此反复，堂姑大概嫁接了十来个“芽鼻”。邻居唐大爷对堂姑说：“阿燕，这行吗？”“行不行几天后便见分晓，如果成功，后年便可以挂果了……”

在焦急的等待中，奇迹也真的出现了，一共有十个“芽鼻”成活的，后来这些“芽鼻”竟也渐渐吐出嫩叶，变成枝条，成为荔枝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堂姑每次放假回来，还是会到荔枝树旁观察，修剪枝丫，小心地呵护着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来年春天，那些嫁接的枝条长得更加秀美了。

邻居们见状，也纷纷过来取经，每次堂姑放假回来就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。堂姑不单向他们普及荔枝种植的知识，还手把手地教他们嫁接技术，建议他们选一些优质的荔枝品种来嫁接。那年秋天来临，堂姑见荔枝树长势良好，除了嫁接的枝条，原本其他的枝条都被她锯掉了，她说这叫“脱胎换

骨”。冬末，隐隐看见了花蕾。

荔枝树开花了，挂果了，成熟了。后来摘得小半筐荔枝，堂姑给每家邻居都送去了一小把。大家对这又大又甜且小核的荔枝赞叹不已，纷纷希望可以给自家的荔枝嫁接上我家这个品种……堂姑爽快地答应了。

又是秋天，很多邻居家的荔枝树成功地与我家那棵改良后的荔枝树“联姻”。堂姑还从学校带回了“圈枝”技术——春天，在荔枝母树的枝条上用刀环切两个圆圈，剥去之间的皮层，然后用泥浆包裹，等待伤口发根，即可移植。在这两项技术的加持下，乡民们大大扩大了荔枝的种植规模，我家后来也增种了很多荔枝树。几十年间，荔枝树成为了乡民们名副其实的“致富树”。

至于我家屋旁的那棵荔枝母树，则一直保留着，它可承载着我们太多的记忆呢！在我的心目中，它早已变成了一棵“母亲树”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是它孕育了家乡的荔枝林。堂姑对这棵树也是念念不忘，尽管远嫁他乡，可每年的荔枝收获季，她都会回来摘一把荔枝过过瘾，用她的话来说：“所有的荔枝都难以和它相比！”

人间五月，最是动人。我依偎在“母亲树”旁，不禁陶醉。我站在老家的楼顶，眺望山上的荔枝林，果实已青翠中泛着微红，假以时日，荔枝便会染红群山。

故乡的荔枝

■ 吴映霞

荔枝产自南国。

我的故乡盛产荔枝。

我的故乡化州属茂名管辖。

“故乡的荔枝品种有桂味，白糖，黑叶，白糖罂，妃子笑，糯米糍，三月红……”我经常这样跟外地朋友如数家珍般介绍。

年复一年，故乡的荔枝林在我的脑海里生根，它们次第开花、结果。荔枝成熟时，丰收盛况总要亲友拍来翻看。外地朋友误以为我就是那荔枝林的主人。

六岁初识荔枝是在外公家，外公所在的村庄与邻村之间有一个荔枝园，种着上百棵荔枝树，虽说是荔枝园，并没围起来，我和小伙伴们可以自由在荔枝园里玩耍。

三月，待多事的东风吹走春寒，荔枝花争先恐后绽放，淡黄的花穗一丛丛，一簇簇，煞是好看。荔枝花香四溢，吸引来一群又一群小蜜蜂。小伙伴们爬上荔枝树，坐在树丫上晃呀晃，看那落到地上的荔枝花哈哈大笑，要是大人看到，自然是要大声训斥我们，把小伙伴们吓得四散逃窜。荔枝花香引来的蜜蜂们则专心采蜜，完全不受影响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荔枝也结果啦，绿色的花生米大小的荔枝挂满枝头，远远望去像一幅绿色的毯子挂在两村之间。

长至六月左右，荔枝果实像做错事的孩童般涨红脸，只见树上果实累累，挨挨挤挤，也不怕把母亲荔枝树压坏，它们就那么张扬地攀住枝头，伴着聒噪的鸣蝉迎来炎夏，当然也迎来流着口水的小伙伴们。

摘荔枝是大人小孩同欢庆的日子，大人因为荔枝的丰收而笑逐颜开，小孩的开心则来自可以吃到荔枝。

拿起荔枝轻轻剥开硬壳，揭起白衣，喂一口清香的甜汁，再轻轻一咬那白玉似的果肉，炎炎夏日，还有什么比吃荔枝更具消暑感？再怎么怕喝凉茶的人，此时也不怕吃荔枝上火了我。我曾连着吃几十颗，不带歇的。有诗为证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由于茂名市中部地区多山地丘陵，加上茂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热量丰富，日照充足，雨量充沛，夏长冬短，非常适宜大力发展荔枝这一千年传承的佳果产业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茂名辖下村庄的荔枝树由房前屋后的散种，演变成加强加大利用了坡地山岭的集中种植，放眼望去，大面积成片成园的荔枝树极望山头，更添墨绿。

高州同事阿迪家也种了十几亩荔枝，去年荔枝成熟时，阿迪父亲致电他说请的帮工摘不过来，让他请一个月假回家帮忙采摘荔枝。成熟的荔枝不及时摘下来会熟过头，然后坏掉。

谁言荔枝只是唐玄宗博妃子笑的稀有品？家里种植了荔枝的茂名人，每到荔枝成熟时，会呼朋唤友一起采摘品尝荔枝，吃完还热心装袋让朋友带回去给家人品尝。而没种荔枝的，也会去超市或摊档买荔枝互相拜访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此佳物既难求，更应分享之，茂名交通四通八达，能快速地将荔枝送出茂名地区，派往全国各地。

你喜欢吃茂名荔枝吗？

荔乡根子

■ 郭桃珍

风吹过根子
在荔海里
哪怕是一朵小小的淡黄
也要在春风中轻舞
欢快的音符
邂逅千年的古道
四月的柏桥
传来亲切的声音
唤醒桥头人家的诗意
田头小站
荡起滚滚的春潮
大唐荔乡
正铺开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

荔韵

■ 杨叶林

夏日炽热，阳光铺金，院子里的荔枝，轻启朱唇。一颗颗晶莹，饱含甜意，像极了初



芳芳摄

恋的吻，羞涩而又令人沉醉。

龙眼则含蓄，藏着圆润的秘密，皮薄肉厚，含羞带怯，藏于绿叶的怀抱里。剥开那黄色的外衣，露出白皙的肌理，一口下去，是故乡的味道，温柔又细腻。

午后慵懒的风，吹拂着树梢，我坐在石凳上，思绪随着果香飘摇。那些年，我们一起摘果的日子，笑声里，有青春的无忧无虑，如今，荔枝红了，龙眼也正渐长，岁月悠悠，故事在心上缓缓流淌。它们不仅是果实，更是时光的信使，传递着过往，诉说着不变的情谊。

荔红时节，笔墨间展转，写下这绵长的韵律，与你共鉴。红颜知己，荔韵长，情深似海，让我们在这甜蜜的季节，再次相遇。

荔红时节，笔墨间展转，写下这绵长的韵律，与你共鉴。红颜知己，荔韵长，情深似海，让我们在这甜蜜的季节，再次相遇。

荔红时节忆思

■ 劳小颖

这些年，荔红时节，家里充满了荔枝的气息，真正实现了“荔枝自由”。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小孩若得到几个荔枝，会觉得特别珍贵，都舍不得吃，会把荔枝剥去红色外壳，再把荔枝底端系上细线，提着荔枝到处走，直到薄膜变色才吃。

又到荔红时节，四十年前的画面仍历历在目。

“荔枝好靓，大家快来吃荔枝。”听到父亲的呼唤，我们从房间冲出。父亲从破旧自行车上取下一袋四五斤的荔枝，这在物质匮乏时期，真的很难得。荔枝果皮青红，香气诱人，我们欢呼雀跃。

父亲分发荔枝时吟诵苏轼的《食荔枝》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六岁的我因此记住了这首诗，开始对诗词产生兴趣。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分到七八颗荔枝，这是我六岁前未曾有过的体验。

荔枝果大核小，肉厚质脆，清甜多汁，满足了我对荔枝的想象。我甚至有用想所有食物换取荔枝的念头。

父亲看到我们吃得开心，说：今天

是妈妈生日，让我们以“荔枝”为对象说一两句话。

“荔枝甜，幸福随。”大哥简单表达。

二哥吟咏：“荔枝甜，志向远。”

姐姐笑称：“荔枝甜酸交织，涩中带甘。”

母亲引经据典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此乃妃子笑荔枝。”

父亲深情告白：“荔尽一生，枝爱一人。”

我剥好一个荔枝，送到妈妈嘴边：“大吉大荔，枝有母亲。”

弟弟也向妈妈嘴里塞荔枝：“送您一个荔枝，愿您岁岁有今朝。”

大家欢笑，小屋温馨。

父亲总结：“荔枝虽糙，内质超群，你们应如荔。”

第二天，小伙伴们问我是否想念荔枝的味道。我点头表示渴望。小强提议当晚带我去家齐涌村吃荔枝。

我们村与家齐涌村相隔低湖田垌。夜晚，月明星稀。我尾随小强，穿过低湖，来到对面的小山坡“书房灯”。这里有五棵百年荔枝老树，荔枝长势喜人，挂满了枝头，大小如初生鸡蛋。荔枝在月色下泛着诱人的红光。